

儒學敬悟

〔宋〕俞鼎孫 俞經輯刊

儒學敬悟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學警悟/(宋)俞鼎孫,(宋)俞經輯刊.-影印版.-北京:
中華書局,2000

ISBN 7-101-02321-5

I. 儒... II. ①俞...②俞... III. 儒家-文獻-研究
-中國-古代-叢書 IV. B222-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48551 號

裝幀設計:談冰玉

責任編輯:駢宇騫 李 森

儒學警悟

[宋] 俞鼎孫 俞經 輯刊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 54 $3/4$ 印張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1,500 冊 定價:136.00 元

ISBN 7-101-02321-5/Z · 315

影印說明

《儒學警悟》共收書六種，即《石林燕語辨》十卷、《演繁露》六卷、《嬾真子錄》五卷、《考古編》十卷、《捫蝨新話》八卷、《瑩雪叢說》二卷，共四十一卷。由於《捫蝨新話》分上下兩集，故本書又號稱《儒學警悟七集》。本書由俞鼎孫、俞經編定，由俞過「紀次」、俞綱「校正」，并有俞成撰寫的跋文，刊刻於南宋寧宗嘉泰元年（一二〇一），是我國歷史文獻學史上出現最早的叢書。近些年來，有人提出《開寶藏》刊刻於北宋初年，應是叢書的鼻祖。不錯，佛藏確然是叢書，但它畢竟是方外書，嚮來不與傳統的四部書同日而語，因而就傳統的四部書而言，《儒學警悟》為我國叢書之祖，當是毫無疑義的。

什麼樣的書是叢書？嚮來缺乏一個嚴謹而科學的定義，而始作俑者即為清末學者張之洞。他在其所編撰的《書目答問》一書中，首次在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另立了叢書部，這從目錄學分類的角度來講雖然是一大創舉，但他在叢書部下立了兩個類目，却使叢書的含義變的含混不清。這兩個類目，一個是「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這基本不存在什麼問題。關鍵是第二個類目，即「清代一人著述合刻叢書」，這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都不能算作叢書。因為若把所謂「一人合刻」算作叢書，那就必然導致天下無書不是叢書的局

面。比如大家熟悉的，收有《矛盾論》、《實踐論》等多種著作的《毛澤東選集》，收有魯迅全部著作的《魯迅全集》等，按着張的說法，這就皆應歸為叢書，這實際就等於取消了叢書的定界，顯然是不妥當的。

前人囿於張之洞的不恰當立目，對叢書的見解亦十分偏頗。如本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的《叢書百部提要》，即說「萃群書為一書，故名叢書」。八十年代初期，上海圖書館編印新一版的《中國叢書綜錄》，稱「叢書是匯集許多種重要著作，依一定的原則、體例編輯的書」（見該書前言）。這些都僅僅強調了所收著作的「叢」，而未強調其中的作者也應是「叢」。事實上，這個叢書的「叢」字必須是雙關的，它既指所收著作之「叢」，又指所涉作者之「叢」，二者缺一不可不可以稱作為「叢書」。因為很顯然，所謂「一人合刻」云云，是與個人專集、個人全集沒有什麼區別的，如果作者不「叢」，這就混淆了叢書的基本概念。因而，凡是「叢書」，其所涉作者必須在兩位或兩位以上，只有一個作者的，不能稱作「叢書」。至於「叢書」所收諸書，也應如繆荃孫在校刻本書序中所說：「取各書之全者，并序跋不遺。」而那些取書不全者，都只能是資料匯編，而不能稱作叢書。如《說郭》，它只是以「說」為標準而選取的諸書資料匯編，從性質上說，顯然算不上「叢書」。我們應該把形式上像叢書，而實際上只是諸書若干資料匯編的書，與真正的叢書區別開來，這既是目錄學分類的需要，

也是學術研究的需要。不言而喻，《儒學警悟》全帙收入五位作者的六種書，符合叢書的標準，是名副其實的叢書。

本書所收諸書，汪應辰的《石林燕語辨》乃海內孤本，該書是對時人葉夢得《石林燕語》的糾謬之作，一向少有流傳。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在著錄宇文紹奕的《石林燕語考異》時說：「舊聞汪玉山嘗辨駁《燕語》之誤，而未之見也。」足見此書在當時就罕見流傳。《四庫總目》在徵引了陳振孫這段「未見」的話以後，寫道：「蓋宋末傳本即稀，僅《儒學警悟》間引數條，與紹奕《考異》同散見《永樂大典》中。然寥寥無幾，難以成編……」實際上，四庫館臣並沒有見過《儒學警悟》這部書，故他們在提要中用夾注說了下面這些似是而非的話：「案《儒學警悟》亦南宋之書，不著撰人姓氏。」對其書不甚了了甚為明白。其實，作為叢書，《儒學警悟》并非「間引數條」，而是收有全書。其書共有辨文二百零二條，但第一百一十條《辨宰相除觀文大學士》、第一百五十一條《辨印板自唐有之，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為下》，第一百五十五條《辨太宗北伐高瓊》三條，有目錄而沒有辨文。至於宇文紹奕的《石林燕語考異》，全書只有五十八條，而其中有四十八條與汪應辰的《石林燕語辨》全同，另有八條略異，不同的只有兩條。由於汪應辰所辨大都關涉北宋的掌故，因此該書價值較高。

本書所收《演繁露》與《考古編》，皆為程大昌所撰。關於《演繁露》，《四庫總目》說得不錯，今引證如下：

案紹興中，《春秋繁露》出，其本不完。大昌證以《通典》所引「劍之在左」諸條、《太平御覽》所引「禾實於野」諸條，辨其為偽。因謂董仲舒原書必勾用一物以發己意。乃自為一編擬之，而名之以《演繁露》。後樓鑰參校諸家，復得《繁露》原本，凡諸書所引者具在，譏大昌所見不廣，誤以仲舒為小說家，其論良是。然大昌所演，雖非仲舒本意，而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

這個評介無疑是公允的。如程大昌辨「文史」之義，引《封氏聞見記》，指出「文」指文字，而「史」則指書史，一般文人概認為泛指「史籍」是欠妥的（見該書卷二《文史》條）。再如談到簡冊時，程大昌寫道：「古者大事書之於冊，小事簡牘而已。策者，編綴衆簡而成者也。文滿百字書之，不然則否。故曰小事簡牘而已。」（見該書卷三《簡冊》條）都辨證的清楚明白，對讀書確有裨益。

程大昌的另一書《考古編》，亦是「雜論經義異同及史傳謬誤，多所訂證」（見《四庫總目》）。如引《漢書》之《張湯傳》如淳注及顏師古所引劉欽《七略》，證「馮商續《史記》」，說「《水經》不純桑欽書」等，都言之有據，足資參考。

本書所收馬永卿的《嫩真子錄》，又稱《嫩真子》，原書共五卷，成書於南宋初年。但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均未載該書，可見流傳不廣。本書頗有堪稱卓識的考證。如王羲之的《蘭亭序》中，有「雖無絲竹管絃之盛」句，不少人指出，絲即絃，竹即管，「絲竹管絃」實為重複。但馬永卿却指出，《漢書·張禹傳》即有「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句（顏師古注：「筦亦管字。」）因而得出結論說：「右軍之言有所本也。」（見該書卷三《蘭亭序》絲竹管絃出《張禹傳》）實在令人佩服。再如關於「風馬牛」一詞，本書引元城先生的話說：「此極易解，乃醜詆之辭爾。齊楚相去南北如此之遠，雖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把「風馬牛」說成是得了風病的馬牛，亦足可成一家之言。

本書所收《捫蝨新話》分上下兩集，上集四卷一百則，下集亦四卷一百則，全書凡八卷二百則，陳善撰。陳善字子兼，福州羅源人。本書前有其門人陳益的序，後有陳善的後序及張諫的跋。從陳益的序中，我們可以知道，本書上集曾單行，稱《窗間紀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了這部書：

《窗間紀聞》一卷，稱陳子兼撰，未知何人。雜論詩文經傳，亦間述所聞事。

其時，陳善只是個鄉間老儒，難怪陳振孫「未知何人」了。過了幾年，陳善又寫了一百則，於

是合前一百則并為一書，改稱《捫蝨新話》，前者稱上集，後者稱下集，故陳益說：「其曰《窗間紀聞》者，先生嘗易以今名《捫蝨新話》云。」不幸，此書在流傳過程中被改的面目全非，較通行的十五卷本把全書分成了四十九類，即：

經類、史類、子類、讀書類、解義類、文章類、文才類、詩類、詩文類、詩詞類、詩四六類、詞曲類、書畫類、識類、聖賢類、異端類、儒釋類、老氏類、佛氏類、佛老類、神仙類、學校類、用人類、設官類、立法類、人才類、人事類、事機類、功過類、見識類、權變類、知己類、結交類、朋黨類、忠義類、姦佞類、戲謔類、人倫之變、風鑒類、誅殺類、夢寐類、變化類、死生類、鬼神類、花木類、蟲魚類、山川類、古迹類、拾遺類。

其中，詩詞、詩四六、異端、儒釋、佛老、用人、設官、事機、知己、結交、朋黨、忠義、戲謔、風鑒、誅殺、變化、鬼神、花木、蟲魚、山川凡二十類，每類只有一條。有的條目，如「詩四六類」《文體為詩四六》，全文只有「以文體為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公始」凡十九字，十九個字即歸為一類，足見其分類之瑣碎和漫無章法。這種作法，大大使原書失去了本來面目。幸本書所收《捫蝨新話》未遭冬烘先生「改造」，且序跋具全，允稱善本。

本書所收最後一部書乃《瑩雪叢說》，是俞成自著，誠如繆荃孫所說，這種作法「開後人以己撰編入叢書之例」，附翼而行，并不值得提倡。此書亦雜考史傳，但分量不大，全書

上下二卷只有六十條。

《儒學警悟》向無刻本。據繆荃孫說，光緒壬辰（即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有書賈自山西得《儒學警悟》全編六冊，明鈔明裝，為宗室伯義祭酒購去，秘不示人。壬子（一九一二）之春，伯義去世後，遺書散出，輾轉為繆荃孫購得。繆荃孫參校各書，互為考訂，費時六年，於戊午（一九一八）冬全部校勘完畢。次年中秋前三日，為本書撰寫了序言，親手交給陶湘付梓，這時繆荃孫已卧病在床，不久即去世，此書遂成了繆荃孫校訂的最後一部書。本書於壬戌（一九二二）冬刊刻完畢，是《儒學警悟》一書唯一的刻本。今即據中華書局圖書館藏該本原大影印，供學界參用。又館藏此本卷二十四《攷古編》卷三第六頁缺，此次影印據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補配，特此說明，聊誌謝意。

中華書局影印編輯室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

儒學警



七
雞
四
十

齋

羅振玉署



校刻儒學警悟七集序

唐以來有類書宋以來有叢書朱氏紺珠曾氏類說已彙數十種而刻之然皆刪節不全至取各書之金者並序跋不遺前人以左圭百川學海爲叢書之祖顧學海刻於咸淳癸酉先七十餘年已有儒學警悟一書俞鼎孫俞經編計七集四十卷首爲石林燕語辨十卷玉山汪應辰撰有石林山人原序俞聞中跋語按石林燕語十卷宋葉夢得撰其子棟程模編明正德元年御史楊武重刊萬歷間商維濬刻於稗海中四庫總目云夢得爲紹聖舊人徽宗時嘗司綸誥於朝章國典夙所究心故是書纂述舊聞皆有關當時掌故於官制科目言之尤詳又云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書成於宣和五年然其中論館伴遼使一條稱建炎三年又論宰相一條謂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

則書成於南渡之後振孫之書未核矣惟夢得當南北宋間戈甲倥傯圖籍散失或有記憶失真攷據未詳之處故汪應辰作石林燕語辯而成都宇文紹奕亦作攷異以糾之應辰之書振孫已稱未見蓋宋末傳本即稀僅儒學警悟閒引數條與紹奕攷異同散見永樂大典中然寥寥無幾難以成編惟紹奕之書尚可裒集謹蒐采攷異各附夢得書本條之下云云咸豐間仁和胡珽心耘在京師詣清祕堂親檢大典第一萬四千八百卷悟字韻中鈔得汪氏辨目二百有二條有目無書歸與葉廷琯調生撰集辨一書初印於琳瑯祕室叢書第五集後又於印本覆校加數十籤荃孫見於周荇農師處曾假副本將各籤編入光緒壬辰有書賈自山西得儒學警悟全編六冊內有嘉靖壬辰吉庵王良棟錄藏題識一行明鈔明裝持來求售則汪

辨十卷在焉議價未成即爲宗室伯義祭酒購去向伯義
借觀伯義鈔畀一帙而未許見原書荃孫轉付長沙葉奐
彬并燕語及攷異各校本刻之固未知其鈔未全也近數
年來伯義所藏散出以重價購得此書始知俞成序爲嘉
泰元年辛酉正前乎百川學海七十二年也荃孫勘汪辨
全書二百有二條與大典目合其中有目無文者止三條
再按紹奕攷異五十八條僅當汪辨四之一而此五十八
條中與汪辨同者有四十八條之多略異者八條不同者
祇二條卷臣通判劍州即聖錫所薦賓僚晉接互相切磋
大旨固然相同而何以二書展轉吻合如出一手豈傳鈔
者於名目訛誤耶館臣以汪辨寥寥無幾難以成編而考
異尚可裒集今汪辨二百二條全書具在而考異之不同
於辨者僅二條寧不異歟儒學警悟旣爲叢書之鼻祖又

爲海內之孤帙其中燕語辨一集更爲直齋未見大典未
錄之書一旦復出不可謂非人生之幸事也次爲演繁露
六卷新安程大昌撰淳熙七年庚子自序八年辛丑陳應
行跋俞成再跋按說郛本刪節不全嘉靖己酉程文簡裔
孫煦刻十六卷此本六卷即煦刻卷第十一至卷第十六
也此本條目卷第一止六事煦刻卷第十一有三十事其
二三四卷與煦刻十二三四卷同其五卷內較煦刻卷第
十五內多唐世疆境一事六卷內較煦刻卷第十六內多
壓角一事此鈔本在嘉靖壬辰而煦刻在嘉靖己酉相距
止十八年不可謂非同時而卷帙參差未知孰是又按此
本目內注明別錄十卷續刊於乙集是原書固亦十六卷
也而萬厯間鄧漢刻本亦十六卷外有續集六卷張海鵬
重刊於學津討原中三爲嬾真子五卷廣陵馬永卿撰按

說郛本亦刪節不全維濬刻入稗海作五卷天一閣鈔本同此本亦五卷有篇名目錄足正商本之舛錯四爲攷古編十卷亦程大昌撰淳熙八年辛丑自序按目內攷古編下注共十卷續編十五卷再刊於丙集今李調元函海張海鵬學津討原均刻十卷與此本同五爲捫蝨新話八卷三山陳善撰上集紹興十九年乙巳自跋淳熙元年甲子陳益序下集紹興二十七年丁丑自跋淳熙五年戊戌攜李張諫跋按說郛本刪節不全錢曾藏本有二一宋鈔本不分卷數帙末有陳善跋一影摹宋刻本標題爲朝溪先生捫蝨新話釐爲十卷不列子兼名氏陳繼儒刻入寶顏堂祕笈作四卷毛晉刻入津逮祕書作十五卷按事分類雖卷次不同而條目相等然皆不足二百條此本上下兩集有目錄序跋二百則全目內注明析爲八卷與宋史志